

诗圣少年游·杜甫和他的“间隔年”（十）

聂作平

与此同时，李之芳还邀请了本家长辈李邕——当时，李邕任北海太守。北海即青州，距齐州300余里，以唐朝交通条件，约需两天时间。李邕虽年事已高，仍欣然赴约——这其中，显然有冲着杜甫而来的成分。

顺便说，李邕一向赏识杜甫而轻视李白。年轻时，李白从家乡江油前往渝州（今重庆），干谒当时任渝州刺史的李邕。李邕好像对他的作品没什么特别表示，仅让手下一个姓字文的官员把他打发走了——宇文送了李白一只桃竹制作的书筒。

时值夏天，大明湖的荷花想必迫不及待地开了，坐在湖滨亭子里饮酒赋诗，清风徐来，荷香远送，确乃赏心乐事。参加聚会的人，除了主人李之芳之外，还有齐州刺史李某。作为李之芳的上司，他是以主人身份出席的。客人则是李邕、杜甫、李白、高适，以及齐州本地文人，其中有一个姓蹇的读书人，杜甫称他蹇处士。

这次相聚，还引发了一个有趣的问题，即以今天行政区划来说，杜甫是河南人，李白是四川人，高适是河北人，李邕是湖北人，李之芳是陕西人，在座的那位处士是山东人。如此天南地北几个人，各操各的方言，他们如何顺畅地沟通交流呢？

不用为古人担心。唐朝也有自己的普通话。自古以来，为了方便分居各地的民众交流，朝廷都在推行通用语言，即相当于我们的普通话。夏商称为夏言，周、秦、汉称为雅言，南北朝及隋唐称为正音，明清称为官话。

这四种古代“普通话”虽然叫法不同，相互也并不完全一致，却有着明显的继承关系，即雅言来源于夏言，正音脱胎于雅言，官话则是正音的延续。

我们今天使用的普通话，是以北京语音为标准音，以北方官话为基础方言的通用语。那么，古代的四种普通话，它们的标准音又是什么呢？

那就是洛阳读书音。说到洛阳读书音，就必须说到一所非常伟大的学校：洛阳大学。

洛阳大学历史、魏、两晋、南北朝，历时达数百年，中间虽曾因战乱而毁弃，但总是不断恢复。极盛时，学生数以万计。唐朝的正音，就是所谓的洛阳读书音。而洛阳读书音，就是洛阳太学里教学采用的标准音。

洛阳大学出现在汉代，在汉代以前的先秦时期，还没有洛阳读书音的说法，但当时通行的夏言也好，雅言也罢，同样是以洛阳为中心的中原语言为基础的。其原因在于，洛阳居天下之中，就像语言学家郑尚芳说的那样，“汉族的

先民最初就是生活在豫西、晋南一带的‘华夏族’，他们活动的中心地区就在洛阳一带。汉语最初就诞生在中原地区，当然以‘洛音’为标准音创造了汉字。”

历下之会的在座诸君，要么出身宦世家，要么是读书人，自然都会洛阳读书音，大家都能熟练使用大唐普通话，完全没有交流障碍。

今天的历下亭并不像古籍所载那样在湖滨，而是在湖心小岛上。因为，这并非唐代遗留，而是清朝制造。小岛上，修竹照水，翠柳笼烟，古朴的亭子掩映在绿荫深处。红底金字的历下亭三字，系乾隆所书。亭内有一联，即杜甫当年即席赠李邕的诗中的两句：海右此亭古，济南名士多。

然而，世事难料，历下之聚后仅仅一年多，李邕就死了。

李邕行年七十，在唐代，已属高寿。但是，他的死不是自然死亡，而是被谗谄后以极其残忍的方式“杖死”——即用木棍打死。

原来，李邕细行不检，比如生活奢侈，比如曾两次贪污被查处。更兼恃才傲物，得罪了不少人，尤其是得罪了权倾天下的宰相李林甫。李林甫指使手下构陷李邕谋反，以朝廷名义派出官员前往青州，将李邕当庭活活打死。

济南正南方150公里，是一座古老的小城：曲阜。

位于平原边缘上的曲阜，出城向北，刚上高速不久，便看到前方突然横起一脉青山，那是杜甫与李白的旧游之地。

历下雅聚后，诸人各分东西。李白去求道，高适南下，李邕自然回北海，而杜甫去了附近的临邑，探望在那里做主簿的弟弟杜颖。

两三个月后的秋天，杜甫与李白再次见面了，这一次在曲阜。“醉眠秋共被，携手日同行”，这别后的重逢，让他们更加亲密。

这是两位大师在一起的最后时光。当时当日，他们谁也不曾预料到，此后漫长的人生中，他们竟然再也不能相见，惟有在各自的记忆里，深深铭记对方。

那列在平原深处微微隆起的山峰叫石门山。下了高速，我转入一条两旁长满杨树和柳树的土路，从一道桥上跨过一座狭长的水库。附近，是石制牌楼，正中行书：石门胜迹。

穿过牌楼，离山近了。两侧田野上，出现了一些房屋。不是普通的农舍或民居，看样子，都想做成铺面或民宿，但几乎九成以上的房屋关门落锁，显然还没启用。少数几家启用了的——根据门前或墙上的店招可知，也都大门紧闭。我放慢车速，慢慢经过“天健农宛乐”“山水田园居

鸡店”“曲阜国际旅游慢城”以及没有店名仅有广告语的“29元自助酱大骨”和“出售散养笨鸡蛋”。

就在山脚下，挂在电线杆上的一块蓝底白字的招牌让我吃了一惊：远东大学。这么偏僻的地方，怎么会有大学，并且，大学的名头还如此之大？俄罗斯有个远东大学，菲律宾有个远东大学，石门山里也藏了个远东大学？

再前行一两百米，左侧山谷里，有两栋看上去像学生宿舍的楼房，楼顶各顶两个大字，合起来是：远东大学——后来，回到酒店，我专门百度了一下，原来是当地一家民办的职业技术学院。

过了远东大学，山路蜿蜒如蛇，一会儿伸进林子，一会儿探出山脊。十分钟后，我来到了一座山的大半山腰。

向远处眺望，山上布满石头，山不陡，石头是灰白的，在低矮的树木中间，十分显眼。两座山峰对峙如门，这就是石门得名的来历。这个名字简单而普通，所以，中国有许多个叫石门的地方——或者我们也可以说，以自然风光来说，石门山并没有什么殊胜之处，就是一座大江南北随处能找到的普通小山。

然而，这座小山因为一场大酒而有了沉甸甸的重量——这是一座中国文学史应该铭记的大山。

那是杜甫与李白的第四次相聚，也是他们的最后一次相聚。

相聚于鲁郡——其时，兖州改名鲁郡——的日子里，杜甫和李白除了饮酒论文，还一同前往东蒙山访道于元逸人和董炼师，又同访隐居城北的范十。在题为《与李十二白同寻范十隐居》一诗里，杜甫由衷地赞美李白，“李侯有佳句，往往似阴铿”。阴铿是南朝梁、陈之际的著名诗人，以文才为陈文帝赏识，与何逊齐名，后世称为“阴何”，杜甫对其诗一向十分推崇。

杜甫说他对李白，乃是“怜君如弟兄”，两人在这段相处的日子里“醉眠秋共被，携手日同行”。

拜访范十，李白也有诗为记。根据李诗可知，那是一个深秋，大雁南飞，天空无云。两人骑马出城，却在郊野迷了路，不小心误入一片苍耳中。苍耳是一种药材，果实有硬刺，人或动物不小心接近，就会沾在身上。两人被苍耳搞得十分狼狈，好不容易才找到范家，发现范十正在摘苍耳。范十对他们的到来很惊喜，立即做菜布酒，三人把盏言欢，各咏近作。

相聚的日子欢乐易逝，转眼间，冬天到了，杜甫要回家了，他已经35岁了，必须谋一个前

程。因为，他是一个有理想有抱负的人。

李白为杜甫饯行。饯行地点就在石门山。

石门山也因这场大酒而名垂青史。不知道他们到底喝了多少酒。李白酒量之大众所周知，他是后来被杜甫列入饮中八仙的著名酒客，而杜甫也善饮并好饮。

知交相别，必当大醉。大醉之先，他们互赠了诗作。

杜甫赠李白的是一首七绝：
秋来相顾尚飘蓬，未就丹砂愧葛洪。
痛饮狂歌空度日，飞扬跋扈为谁雄？

李白赠杜甫的是一首五律。正是这首诗，让后人知道他们的分手是在石门，因为诗题就叫《鲁郡东石门送杜二甫》：

醉别复几日，登临遍池台。
何时石门路，重有金樽开？
秋波落泗水，海色白登台。
飞蓬各自远，且尽手中杯。

既然我们马上就要像飞蓬那样天各一方，相距遥远，那么，趁我们现在还在一起，把手中的酒干了吧。

干杯吧，兄弟……

齐鲁别后，生活催迫，为了一个虚无缥缈的前途——这虚无缥缈的前途对荒诞人生来讲却是必需的，它像暗夜浮起的一盏盏晦暗的路灯，因了它，夜色中前行的人才有勇气继续走下去，杜甫、李白、高适三个一度出则连累、止则同席的朋友从此天各一方。

雨水中的每一株植物都有自己的命运，大地上的每一个人更是如此。他们再也不曾共聚——惟杜甫和高适还会在蜀中相见，然而彼时两人都已垂垂老矣。尤其对老杜而言，白发暗换了青丝，药罐替代了酒瓮，壮志入泥，理想坠地，富贵查如黄鹤。斯时斯境，纵然簪花饮酒，击节放歌，又如何得似那青春在手、放浪形骸的少年游？

当老去的人陷入回忆，少年的游踪又一次浮上心头。我想，这一切，就像我多年前的两句诗说的那样：

除了此刻，没有什么可以叫作永远；
除了命运，没有什么可以叫作今生。（完）

（摘自新华社每日电讯）



诗雨

谁像我这样看这一枚红叶

（外一首）

柏铭久

我来了 又来了
那种叫黄庐子的叶子
呼啦啦地也跟着红起来了

风 多情不要笑我
用几辈子换来的红
我们又红到一起
神女峰下 女儿国里
谁都会忘记身份和年龄
“东边日出西边雨”
用几重记忆的红
看你 我从老脸
摘掉眼镜
解开衣扣 敞怀
心碰心地红
忘记归家夕阳街山
丝丝叶脉 不知哪朝哪代
血流血地红

七女塘，一枚舞蹈的红叶

那枚剧烈地摇摆的红叶
要脱离滋养自己的枝条？

一船船载来
峡谷装不下的笑声
随云飘走
静静地 水涨到处女的裙下
躲在父母身后怕见人的山峰
从黄昏的闺房门缝还在偷窥
我听到那要跳到嗓子眼的心跳
还在跳
嘘 别吱声
难道她真要跳到塘里
与七颗裸浴的星星
一起裸浴？



红叶飘落亦是美

王材龙

学校落实“双减”后，双休日作业少了，我们几个同学相约星期天去登一次县城东郊的文峰观，一来锻炼身体、磨炼耐力，二来观赏文峰观红叶。

早晨，我们几个同学乘车来到文峰观山脚下，开始沿着蜿蜒盘旋而上的人行步道登山。不知过了多久，我们已到达文峰观镇水塔，江风习习，气势壮观的巫山长江大桥横卧江面，像彩虹、像弯弓！再眺望四周只有少数红叶挂枝头，多数红叶已凋敝飘落，落在地上，形成了厚厚的落叶层。正如诗人所说“化作春泥更护花”，红叶即使飘落到地上，也要变成肥料，使来年红叶更艳更红！

离文峰观山顶还有一段路程，我们体力已消耗殆尽，但大家相互鼓励，放慢脚步，观赏飘然落下的红叶。有时一阵旋风吹起，无数红叶旋转而上，再落下，像放烟花，像红色花瓣，五彩缤纷；有的红叶慢慢飘落江面，变成小船，变成信笺，顺江而下，把巫山红叶情邮寄给远方的朋友。我们虽然来晚了，已至深冬漫山遍野红叶颜姿已落幕，但飘然落下的片片红叶也是一种美，更是一种精神！

我们几个人一边登山一边说说笑笑，不知不觉已能听到道观的钟声，大家一起欢呼——加油！——加油……终于登上了文峰观山顶！站在山顶极目远眺，真有“一览众山小”的感觉，还能体会到诗人李白的那种“孤帆远影碧空尽，唯见长江天际流”的味道！登上山顶心境就是不一样，长江水与大宁河交汇形成了一个很大的湖泊，县城就是湖边的一朵盛开的花，让人产生无限感慨！

红叶在红颜时，它美丽，它给人快乐！它给自然在秋冬之际增添春天般的活力；红叶在飘落时，亦是一种自然美！是一种豁达的境界！学习亦如此，人生亦是如此。家乡红叶是一道靓丽景观，也是一种精神。我爱家乡红叶。

（作者系巫山县实验小学六年级七班学生。指导老师：王大明）



《守望红叶》

卢先庆 摄



103路公交车

向欣

有一种封闭的而又复杂丰富的味道。

我决定再次去上班的那天，是因为某个人的出现，他太年轻，反衬我的孤单，显得我有了些颓气。就想着每天按时起床，穿戴整齐融入社会，兴许会让我精神一些。自来都不是阳气太足的人，宅得太久，怕愈发的难以打开家门，平素是个太淡然的人，有时候就想要用力去改变些什么或抓住些什么。

工作的同事都很好，跟之前文联的同事待我一样，我倒也并非活得一无是处。只是前些年伤了心神，虽是保养恢复了几年，一旦被针往心上一刺，看似膨胀的健康和快乐便迅速的瘪了下来，靠意志力强撑，用各种大道理说服和开导自己，总还是能保性命。

每天上班，都站在公交车的右边，下班就

那会决定搬到茶店子的时候，是想着我可能不会再在外面工作，去一个离城市远些的地方，冷清一些，落寥一些，陪着父母过那种看书写小说的，似乎颇具归隐的生活。

住在这里，推窗就是山林田地，远处有城市的灯火，的确是更有一种冷眼看红尘的淡泊，亦或是俗事不缠身的安逸。清晨有鸟鸣，夜里有风声，春有李花梨花一片白，冬有哈气成霜雨成雪。即便没有我此生想要的一庭院一篱笆一圈地，也少许安置了我这颗从来都习惯也愿意静独的心。

唯一不好的，便是这里的交通。自从二十多岁出过一场车祸，头盖骨几年才长拢之后，除了让我似乎更痴了一些傻了一些，更是让我对车子有抵触，不管是学开车还是学骑车，都不在我此生的考虑范围之内。我这辈子，想要的也从来不是房子车子或者其他种种能代表富裕的身外之物，反倒是这挤挤攘攘的公交车，总能叫我更多的感受到人味儿又感受到自己的孤立。

站在公交车的左边。车子飞驰而过的时候，会路过一个地方，我在做一种类似文艺片的王家卫电影里常用的手法，没有台词和对白，两个人错身而过，画面模糊而闪动，时光似乎会拉回从前又推到久远，会叫人人生出一种难言的心疼。

我祭奠一些人事的方式很特别，如果不诚实的说出来，永远不会有人知道。然后我就想着，我不上班以后，通常几个月不会出门，但103路公交车每天还是会来来去去。我记下的那些感受，也许会像在大桥那边看城市，成为我小说里总是重复出现的场景。有时是因为浪漫，有时是因为悲伤。

